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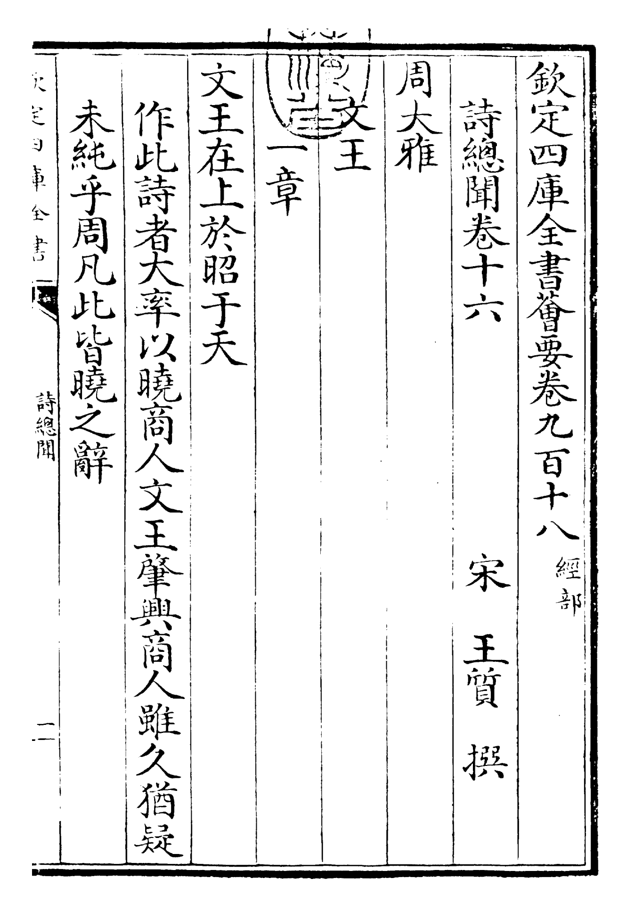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詩總聞卷十六 十七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詩總聞卷十六

宋　王質　撰

周大雅

文王

一章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

作此詩者大率以曉商人文王肇興商人雖久猶疑未純乎周凡此皆曉之辭

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疑者曰周險遠衰微七百餘年之舊邦勢亦可知曉者曰邦雖舊而命則新將非舊比也疑者曰周不顯如此是必非天所命曉者曰周雖不顯但帝命未值其時然文王升降無不在帝之左右與帝相親如此帝深屬之時至則命集也二者商人之所共疑者也而周人以禮以迹曉之具上下章

二章

亹亹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曉者又曰以文王之聲名以文王之孫子以文王之士文王之聲名其永長如此終非不顯也而孫子與士亦永長如此皆非不顯者也

三章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

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曉者又曰汝且以爲不顯何所思之士即生所治之國而皆効力幹事以寧王心豈得不顯也
四章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
曉者又曰天之命周甚大商之孫子雖其數滋多奈何周既爲天所命不若爲侯于周之服内言土地巳

屬周也

五章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厥作祼將常服黼冔王之藎臣無念爾祖

曉者又曰侯服于周疆非我之强臣爾也天命無常忽去彼而就此也以殷士而助周祭當爲我忠臣無念爾先祖而動心也

六章

無念爾祖聿修厥徳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

曉者又曰不必念舊但自修德以合天所命自求其福毋爲他人輟禍也方殷之未喪爾祖自當配天今殷之不祚可以爲鑒命不易可圖勿妄起念也

七章

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曉者又曰既知天命不易可圖自求多福無遏爾躬若妄圖則爾躬必絶汝但宣明此事以義而問人度商能從天再受命乎我所曉汝者皆天意也天意雖無聲臭可知汝但法傚文王則取信天下汝斯能保福也

聞音曰天鐵因切時上紙切右羽軌切國越逼切服蒲北切京居良切福筆力切易以致切躬姑宏切天鐵因切臭祛尤切孚房尤切

聞訓曰陳錫猶敷錫也哉如字言天以此與周也

聞用曰冔商冠也常服不禁祼祭則從周服言亦

不絶其先也

總聞曰商德在天下亦深三分有其二以服事商其二有則其一非有此其臣懷疑造變亦不少也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盖天心未盡一則天命未甚純文王所以終身守節所謂至德也其餘見他詩叅攷益明此必文王既沒之後武王未定之時以稱謚知之

大明

一章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

明明文王也商之臣故曰在下赫赫武王也周之君故曰在上天雖難信其可信者不變此意而終歸于周王也亦皆曉之辭

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

天位雖在有商之嫡子言紂也而主令已不達于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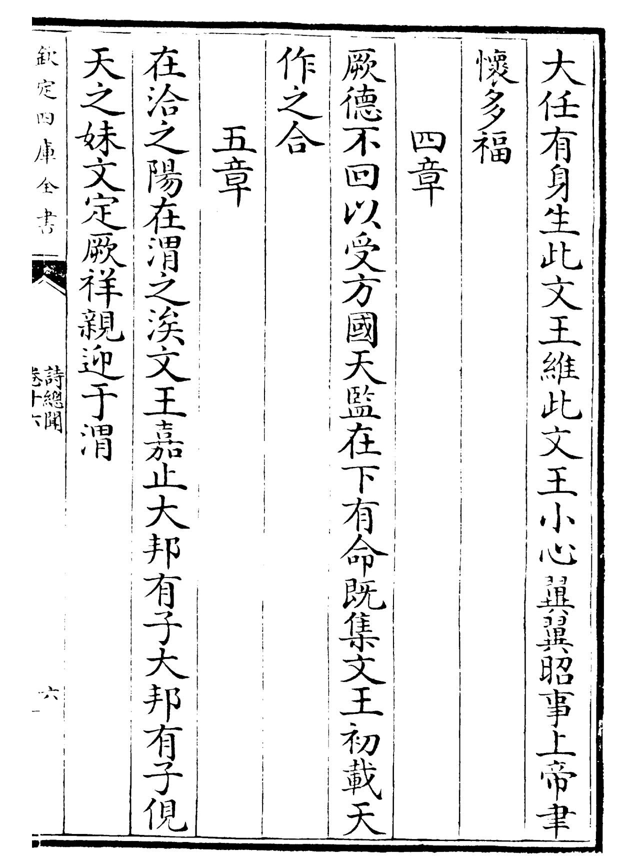
下言人心已去天命將改也

二章

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

摯國也仲女曰任氏自爾王之畿為我君之婦來助我之行德葢天意託大任誕文王故遠使之至也此言文王之所生也

三章



大任有身生此文王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

四章

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

五章

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

洽渭之間親迎之地也郃陽渭城皆在長安顔氏郃

水名也引此在洽之陽

六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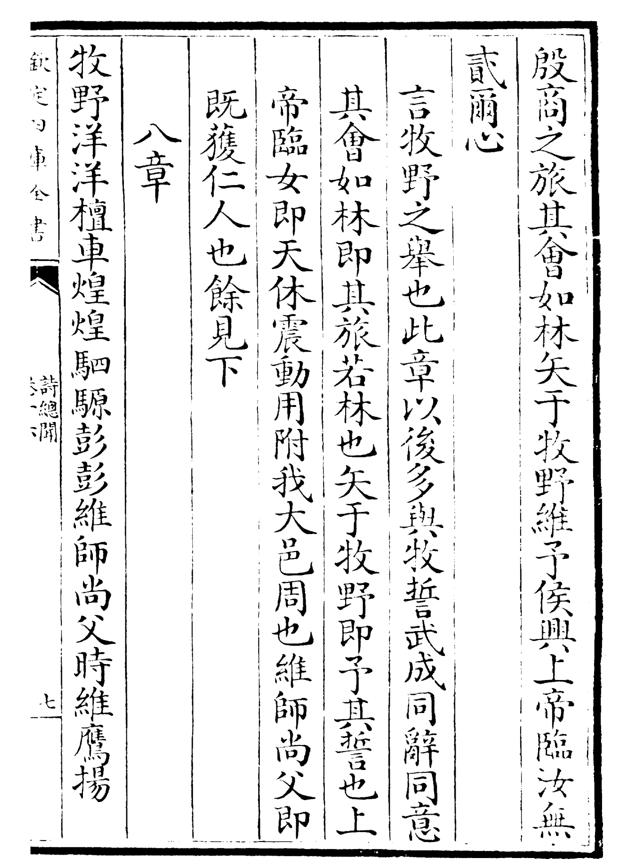
造舟爲梁不顯其光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

女維莘長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命爾燮伐大商

造舟爲梁今浮橋也親迎而得大姒既繼大任之事

武王將生天命將近也此言武王之所由生也

七章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汝無貳爾心

言牧野之舉也此章以後多與牧誓武成同辭同意其會如林即其旅若林也矢于牧野即予其誓也上帝臨女即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也維師尚父即既獲仁人也餘見下

八章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

言尚父之助也鷹揚非尚父蓋六師衆士也書言虎貔熊羆此言鷹皆武猛貌也尚父毛氏以爲可尚可父鄭氏以爲呂望尊稱司馬氏太公望呂尚東海上人謂之尚者蓋其里號也尚與上同又西北出獵至渭陽得尚與語曰吾先君太公望子久矣謂之太公望者蓋其稱號也西伯載與俱歸立爲師謂之師者蓋其官號也周有師望敦師望簋官號與稱號兼之也此言師尚者官號與里號兼之也父者古尊稱也

周有師寏父鼎師淮父彝師毛父敦古稱謂多如此劉氏别錄師之尚之父之故曰師尚父毛氏亦此意也疑非向所言類魏晉之間淺儒之語也後世以爲官稱大誤鄭氏頗近而不甚詳疑亦意爲之辭而未甞考正也

凉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會朝清明即書言甲子昧爽也是日將旦乃牧野誓時亦牧野戰時當是纔誓即戰尋書可見

聞音曰上展羊切京居良切行户郎切身尸羊切
福筆力切國越逼切集昨合切彭鋪郎切明謨
郎切
聞人曰古稱天子後遂衍出天孫古稱天妹後遂
衍出月姊古人以謂莫尊于天男則曰天子女
則曰天妹亦是寓言後遂飾爲實語
聞事曰凉爽也與會朝清明相應會戰之時也書
亦言會

總聞曰此詩先及王季次及大任先及文王次及大姒先及武王次及尚父始末集天命有天下者五人而已文武爲本宗文王之身因王季大任而有武王之身因文王大姒而有伐商之功因武王尚父而有文王大明兩詩有周之發生作成皆具于此

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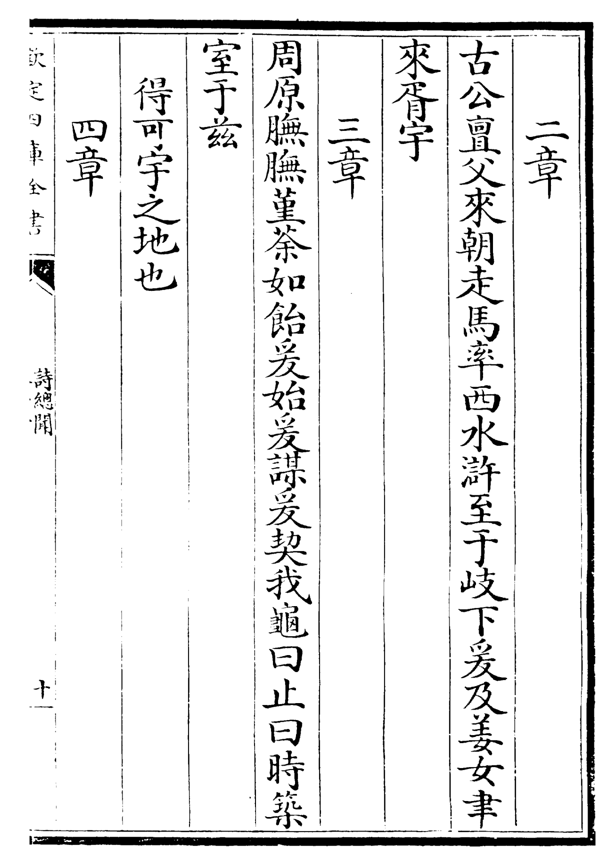
一章

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

后稷封邰不窋鞠公劉四世而始居漆沮之間皆以農事爲務自土當作白土地名在京室漆垣之間

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

公劉之後慶節始國豳皇僕差弗毀隃公非髙圉亞圉公叔祖類八世而至古公亶父去豳國岐以陶爲居未有家室也以陶爲盖于上曰復復覆也以陶爲基于下曰穴穴竅也西人稍深者今尚如此陶猶今土壍也



二章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

三章

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兹

得可宇之地也

四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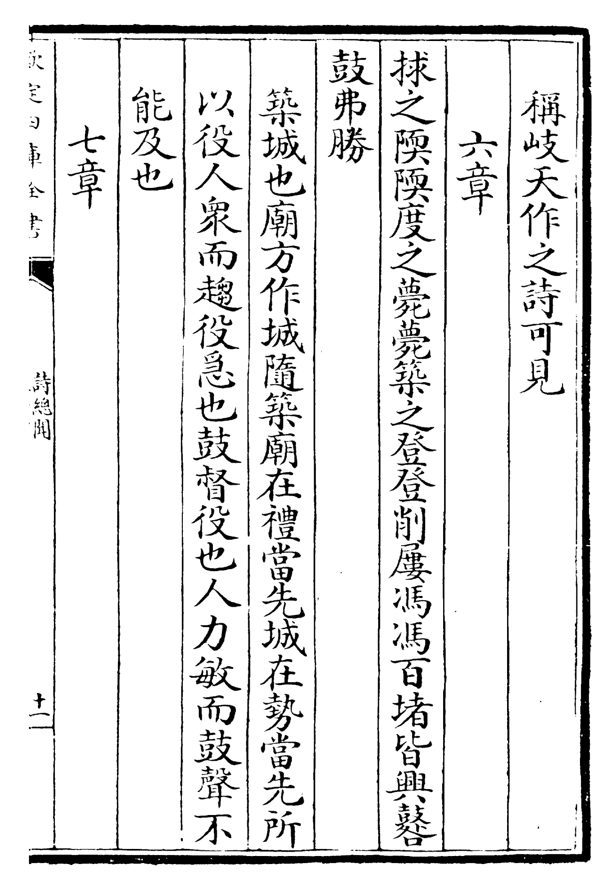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畝自西徂東周爰執事

計功興役也

五章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

分官賦事也次第營之先作廟次臯門次應門次冢土是時已有此官俾舉此事氣象已改詩言與周先



稱岐天作之詩可見

六章

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鼛鼓弗勝

築城也廟方作城隨築廟在禮當先城在勢當先所以役人衆而趨役急也鼓督役也人力敏而鼓聲不能及也

七章

迺立臯門臯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迺立冢土戎醜攸行

此古公亶父規模已成形勢已定也所謂太王肇基王跡

八章

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柞棫拔矣行道兊矣混夷駾矣維其喙矣

此以下王季事也獯鬻之愠不除問亦不絶養其全

力治其新造山林茂道路平夷人雖有馬徒有喙言馬瘠也西方以馬之肥瘠爲國之强弱馬瘠言勢弱也所謂王季其勤王家

九章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

此以下文王事也虞芮以事問文王如何而方能成言未决也文王以情動虞芮如此而可安生言已决

也惟其義理明直所以人情畏服詩人以實推之有此四種之人分治四疆之事所以舉事中節此多士以寧也所謂文王克成厥勲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如皇矣之密崇大邦畏力也如此詩之虞芮小邦懷德也武成言及王事惟此三人

聞音曰馬滿補切下後五切謀謨㭍切右羽軌切畞滿罪切家古胡切載節力切陻耳外切馮皮

氷切勝書烝切行戸郎切將七羊切行戸郎切

拔蒲昧切駾徒對切後下五切

聞訓曰土落䕶之謂之捄讀作救繩引量之謂之度讀作鐸築自上築削自旁削下語皆築聲也

屢頻也

聞跡曰齊氏自土爲杜自班氏杜水南入渭顔氏公劉來居杜陽漆沮之間皆引此詩虞在河中府虞鄉芮在陜州芮城或言復穴皆地名緜亦



地名在天水所謂緜諸道是也地多美瓜未的

審爾則緜緜皆當單讀

總聞曰孟子嘗稱太王去留之迹甚詳滕文以築薛問以太王去豳居岐對又以事大不免問又以太王去豳居岐對然皆有餘說其初曰君如彼何哉强爲善而已其次曰效死勿去請擇斯二者孟子之意世未有知者也避敵去國亡之道也而太王以興自西漸東據形勝以臨關輔其心不在乎避狄而在乎造邦也倘其才其

德不如太王其勢其時不如太王則莫若自保孟子餘

說露太王之微機雖然何露之有武王明言其肇基王

跡顧第弗深考耳

棫樸

一章

芃芃棫樸薪之槱之

棫白桵也樸枹樕也皆良木謂燔柴也

濟濟辟王左右趣之

二章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

皆佐王助祭之人也是時周已有祀天之禮

三章

淠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皆從王出征之人也是時周已有六師之制

四章

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在天莫貴于雲漢之章瞻望文王如此願文王之壽無窮其遠不止于作成西人而已併能興起作成四方之人也故下言四方遐不如遐不黄耇之辭

五章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在地莫貴於金玉之相瞻望文王如此願文王强力不衰四方皆有賴綱紀維持也勉字從力即此

聞音曰趣此苟切宜牛何切楫籍入切天鐵因切

總聞曰前人多言文王受命稱王之事亦無定論凡稱文王者死而追述爲詩者也凡言辟王我王或單稱王或以國繫王者生而即事爲詩者也死稱謚生稱位可該凡稱文王者也此詩當是文王在位之時

旱麓

一章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

此言榛楛中言鳶魚後言柞棫又言葛藟皆以山林

禽魚草木卜氣象也

二章

瑟彼玉瓚黄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

三章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其逺不止作人而又能作物也

四章

清酒既載騂牡既備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五章

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六章

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五章皆言豈弟君子言豈弟有以致此也一章不言豈弟君子享祀貴嚴肅不當樂易也

闡音曰濟子禮切弟待禮切降乎功切天鐵因切淵一均切載節力切備蒱北切祀逸織切福筆

力切燎力召切勞力報切

聞跡曰毛氏旱山名不言何山今旱谷旱溪在上

邽旱麓當近此地

總聞曰子張學干祿非求人爵蓋求天爵也詩再言干祿一干祿豈弟以豈弟干之也一干祿百福以百順干之也孔子答干祿之問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其言干祿之意與詩頗同末章求福不回亦首章干祿之意也干字象形正則直生支字亦象形旁則横出木榦

爲干枝爲支術家言支干盖此意也

思齊

一章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

當是文王已歿太姒無恙故曰寡妻因思太任周姜之不見而幸太姒之存也

二章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

御于家邦

因太姒而感文王也故歷道其美宗公自王季已上也事先事神治內治外如此也

三章

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

在宮在廟如此也臨如今言監臨言不敢肆也保如今言保任言不敢縱也

四章

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

待人如此也戎大也疾病也其病之大者不至于絶烈猛也假假僞也其僞之猛者不發其疵不聞短于才者也亦欽其樸取其貞也不諫拙于言者也亦納其訥取其靜也

五章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止譽髦斯士

古人謂昔文王也至今無有厭者今有名有才之士皆文王所成之人所造之子也誰不知所自來安得更復有厭

闈音曰毋莫後切婦房缶切男尼心切邦卜工切瑕從叚以叚取聲叶殄德斁相叶末句單結

闈跡曰京室屬上郡太姜配太王當在此地

闈事曰太姒雖多男武王周公及管叔蔡叔霍叔及其羣弟固衆亦未有及百者也詩人雖羨美

太姒辭當是結太任太姜太姒三人而總之以百男也

總聞曰此思眞思凡思有在上者此之思齊太任思媚周姜思也思皇多祜辭也有在中者願言思子思也綏我思成辭也有在下者永言孝思思也不可射思辭也大率在下者多辭也太任太姜言思而太姒不言思明存沒有異也

皇矣

一章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

毛氏二國殷夏四國四方固無謂鄭氏二國殷崇四國密阮徂共尋詩止密與崇盖阮共等受其侵也徂又似非名二國恐是密崇四國恐是邰豳岐豐密崇雖盛而其政不得我意于邰豳岐豐察之盖可付者也

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

言帝于密崇亦監觀多年終憎其所爲而遂命周掃蕩也周漸遷漸大皆常垂顧而使之定居也

二章

作之屏之其菑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栵啟之辟之其檉其椐攘之剔之其檿其柘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

言帝轉人心就明德平時荒僻之地一旦爲串習夷

平之路外事既定又立配以爲助内事又成而天命始固也此謂太王太姜也

三章

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兊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

自去豳遷岐以來至此已久柞棫松柏至難長之木今已如此他當稱是既成其邦又成其對謂王季與

大王相對也或說大伯王季爲對此止謂造周主事之人大伯與王季作引辭無與于王業也

四章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

言帝度王季其心如此和正凡善必能可比文王而無悔言無慚也受帝祉而延孫子大率自王季發之

五章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羡誕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

前二章言天以此事付周其端始發如此次章言天以此人承周其迹漸著如此至此以其事訓文王以其事勑文王大率使太伯當立而不立王季不當立而立意蓋在此也經世甲子伐崇乙丑伐密此乃密

爲先崇居次恐經世誤密在安定郡顔氏引此詩崇在京兆密于周京差遠崇于周京差近據司馬氏崇侯虎與商紂昵厚當是其勢有未易動者故先密後崇司馬氏亦受西北之明年伐犬戎又明年伐密須又明年敗耆國司馬氏所說耆即黎徐氏耆一作阮又明年伐邘又明年伐崇之末幾而西伯即殁密崇先後與詩頗相符不知邵氏何所據而先崇後密也

六章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

伐密之事既成則王業已就也依在酒泉郡京在上郡阮在渭南縣共在共城縣旅在渭城縣蓋密所擾亦廣豈得不先除之也詩連句有兩旅毛氏前旅師也後旅地名也鄭氏不以旅爲國而乃以徂爲國恐毛氏良是

七章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

崇在京兆鄠縣見春秋晉趙穿帥師侵崇當是其國雖受伐其後元不絕也皆以墉為辭亦當是其城為最恐以城取國名良耜其崇如墉蓋崇墉四方所知常談所傳也

八章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絶是忽四方以無拂

伐崇之事又成則天下始皆定也此詩其初引辭皆專爲密崇二事尋詩伐崇頗難于伐密三言崇墉三言臨衝所以同兄弟以爲黨助不可獨舉也伐密言萬邦之方有所倣也下民之王有所往也伐崇言四

方無侮四方無拂其勢又重于前商周興替之形于
密崇之舉可見也

閳音曰赫黑各切獲黄郭切度待洛切宅逺各切
屛平相切平聲辟剔亦叶仄聲不獨下句叶也
椐紀庶切柘都故切拔蒲眛切友羽軌切兄虚
王切慶墟羊切比必里切悔虎猥切子奬禮切
援胡喚切岸魚戰切邦卜工切共居容切怒暖
五切祜侯古切下候五切京居良切池徒何切

革訖力切閑胡田切安於連切禡滿補切以馬取聲

䦨事曰是類是禡裒山川之神而祭之禡野祭也是致是附合邦國之旁域而來之附附庸也

䦨跡曰詩稱周家多以山爲辭郤豳多曠土少名山至岐山則過于梁山至南山則又大于岐山此所省之山止謂岐山也

䦨人曰左氏子魚以爲文王䦨崇德亂而伐之軍

三句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尋詩用力亦不爲少子魚殆飾辭

總聞曰自四章而下三言帝謂伐密稱帝謂者一其伐之也先稱文王之德無畔援歆羨而先有意于濟民此伐密之辭端也伐崇稱帝謂者再其伐之也又先稱文王之德不以色不以革不以知識惟順帝以爲法此伐崇之辭端也又次稱詢爾同爾以爾與爾皆稱帝稱爾以帝命將之其辭又詳于前大率詩人主意惟言文王

無容心皆奉天爾

靈臺

一章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

二章

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

三章

麀鹿濯濯白鳥翯翯王在靈沼於牣魚躍

臺也囿也沼也辟也廱也皆取美稱也

四章

虡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鍾於樂辟廱

五章

於論鼓鍾於樂辟廱鼉鼓逢逢矇瞍奏公

周之先世武王未有天下之前皆稱公如公劉古公公季至伐商開周始追爲王然自太王以上無見特后稷稱先王亦無號謚也奏公謂奏于先世諸公也

古者凡飲食必祭先祭先必有尸

闐音曰子六直切伏筆直切逢滿紅切

閳跡曰左氏秦獲晉侯舍諸靈臺杜氏在京兆鄠

縣今在涇州靈臺縣而鄠無之未知孰是又按

宰辟父敦王在辟宮册周𡯁敦王在雝位格廟

册尤戠敦王格于太室册戠郙敦王在周卲宮

格于宣榭册郙亦謂之師保父宮牧敦在師保

父宮格大室册牧此總而謂之學其間各有朝

廟別宮別位惟王意所欲往則即其所發册亦無定所也此間不獨發册發册其一事爾辟自辟廱自廱又自不同所也

總聞曰此規模制度不若縣差詳葢大勢已定然後及遊觀之所曰靈臺靈囿靈沼是也然後及會集之所辟廱是也後世言靈臺過當以為靈臺在太廟之中廱之靈沼謂之辟廱又為明堂外水謂之辟廱殊不及靈囿非不欲及附會不能入也識者更詳

下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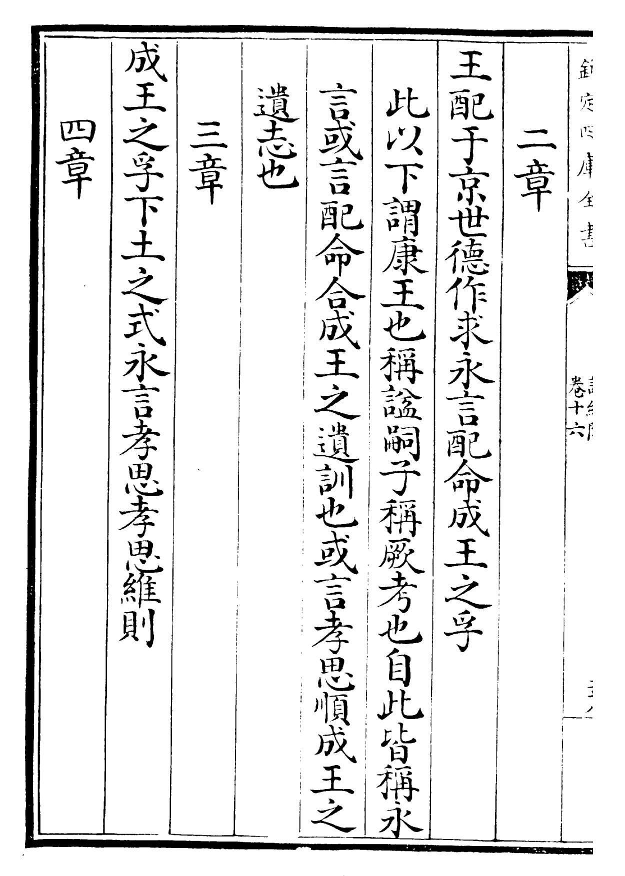
一章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

武如堂上接武堂下布武之武謂移足躡跡也周之累世皆如人躡武所謂世有哲王

三后在天王配于京

此謂成王也不言謚專謂成王也言王季文王武王三后成王能配之也



二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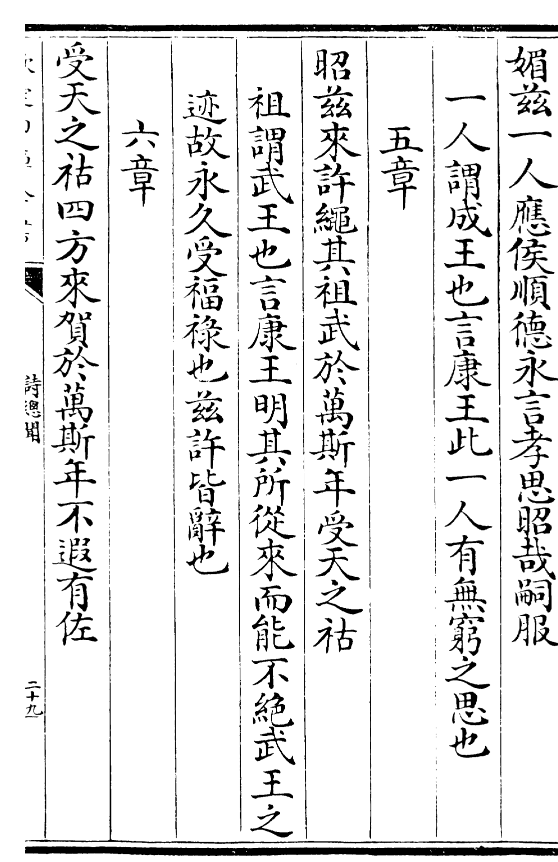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此以下謂康王也稱謚嗣子稱厥考也自此皆稱永言或言配命合成王之遺訓也或言孝思順成王之遺志也

三章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四章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一人謂成王也言康王此一人有無窮之思也

五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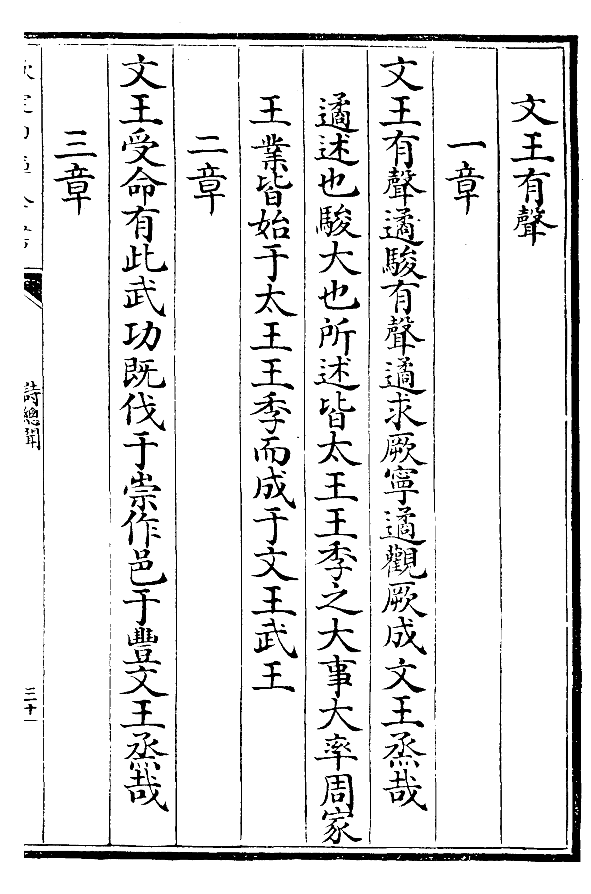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

祖謂武王也言康王明其所從來而能不絕武王之迹故永久受福祿也茲許皆辭也

六章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有佐謂召公畢公之流也凡所以受福甚遠者以在
近有此數人也康王之誥王出在應門之内太保率
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畢
命三后協心同成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
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尋書與詩相應
聞音曰京居良切孚房尤切服蒲北切祜侯古切
總聞曰四章又言繩其祖武難以下武爲繼以祖武爲
迹前武言下後武言繩不須强說自明



文王有聲

一章

文王有聲遹駿有聲遹求厥寧遹觀厥成文王烝哉

遹述也駿大也所述皆太王王季之大事大率周家王業皆始于太王王季而成于文王武王

二章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

三章

築城伊淢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遹追來孝王后烝哉

自己卯即諸侯位癸亥受西伯命得四十五年次年作豐是年伐崇次年伐密次年伐黎次年伐邢所以如此之急非逞私欲蓋述先志也

四章

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烝哉

崇在東密在西黎邢在北江漢在南各自此以往皆攸同也三分天下有其二獨自北差未純爾

五章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

此詩言四方攸同者二前文王之詩曰四方攸同又曰王后維翰如木有榦尚可沿而登也後武王之詩亦曰四方攸同又曰皇王維辟如屋有壁不可沿而升也文武之氣象可見翰榦也辟猶壁也通用

六章

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

七章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

今京兆長安縣西北靈臺鄉在灃水上即豐是也昆明池北即鎬是也在長安相去不數十里之間而鎬稍東聖智覽觀如此今考長安圖自長安稍東則土地形勢沃衍宏壯秦又稍東而少南漢承秦舊隋又稍東而多南唐承隋舊近南山則其勢愈盛可見文王武王之意　秦隋之勢夫何遜于古惟其所以鍾

之者非正氣而將之者非嘉澤故不純粹而堅凝也

八章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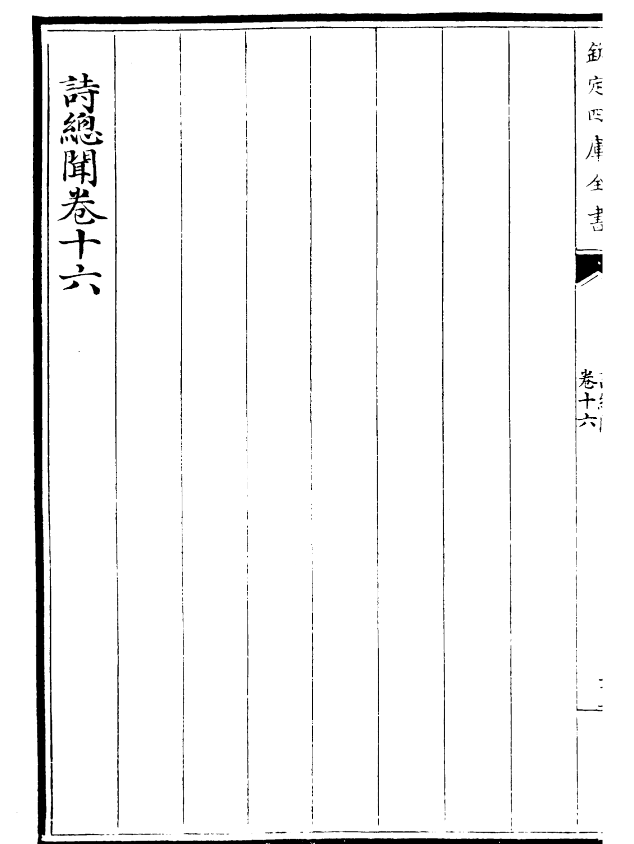
凡爲國者有以詒孫即有以燕子也遠尚如此近者可知翼子如鳥有翼附我身而生者也厥考翼翼自内舒者也民獻有十夫予翼翼翼自外助者也訓敬恐非翼日有今日則有明日亦翼子之義也

聞音曰淢恐域切孝許六切記孝者畜也如禮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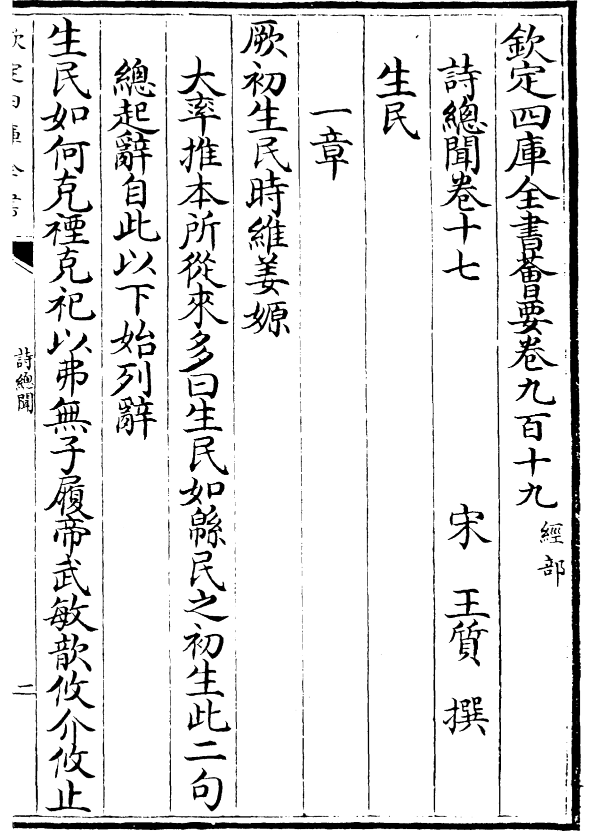
履也德者得也古多如此雖孟子亦曰仁者人也故當以義取聲翰胡干切服蒲北切京居良切正諸盈切仕鉏里切子奬禮切

聞物曰芑是陸禾采芑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生民是穫是畝恒之穈芑即此芑也毛氏鄭氏皆以爲草又不言何草盖謂豐人灌溉田畝而生芑禾言其富也亦如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灌且溉長我禾黍

總聞曰舊移武成次第而武成一篇遂整今移文王有聲次第而文王有聲一詩亦頗明以皇王二章置在末章之後不用勞心訓釋用力差次而周家始末之跡昭然可見也



詩總聞卷十六



詩總聞卷十七

宋 王質 撰

生民

一章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

大率推本所從來多曰生民如緜民之初生此二句總起辭自此以下始列辭

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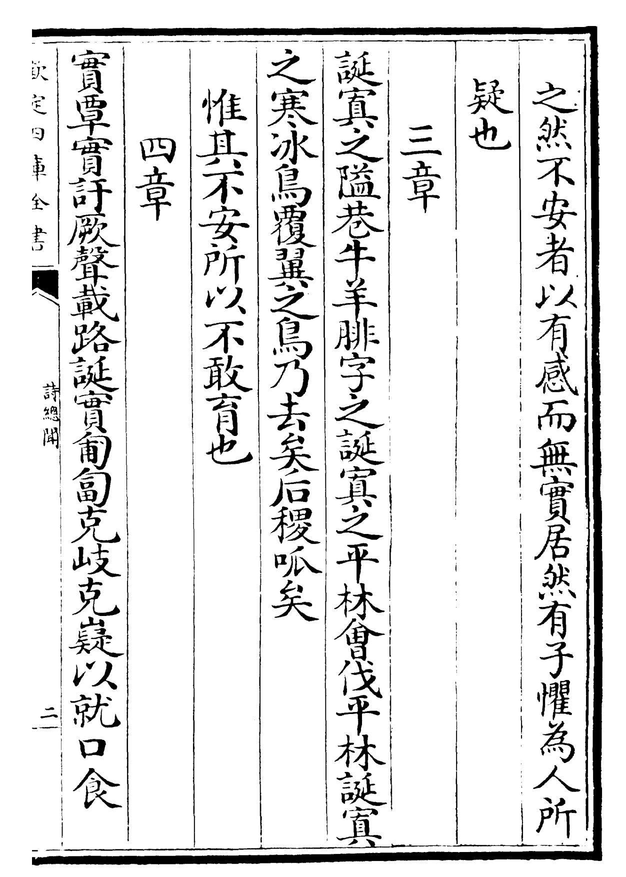
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此總言后稷所以生也祀禖之時履帝之跡敏歆皆動意也若有相感者也

二章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坼不副無菑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彌月受胎盈月也先生長子也所謂無子方有子也有孕在胎則母肌膚多裂疾病多生今姜嫄無



之然不安者以有感而無實居然有子懼為人所疑也

三章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

惟其不安所以不敢育也

四章

實覃實訏厥聲載路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

既長大則有知識自就人求食言猶不肯育也

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麥幪幪瓜瓞唪唪

自能就食即能蓺種言天性也

五章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茀厥豐草種之黄茂實方實苞實種實褎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即有邰家室

人疑其不習而自能故知天相也令比就食初能之時又加進也其母始即其地成其家姜嫄有邰氏之

女也當是后稷婚毋黨郃城在漦縣鄜氏引此詩以爲后稷之封邑

六章

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穈維芑恒之秬秠是穫是畝恒之穈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

方任農事供國祀帝舜命播穀之時也見書

七章

誕我祀如何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浮

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軷載燔載烈以興嗣歲

自后稷未播穀之前民多阻饑祀亦不舉至此始以

所登之禾治爲祀神之禮今歲如此來歲復然永爲

不易之法也

八章

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

帝所歆歆其臭也何其臭之信得時言以時種歛故

其臭多芳也總以黍稷結郊社

后稷肇祀庶無罪悔止以迄于今

自后稷肇祀天下之人無罪無悔至于今皆安蓋無饑則自嚮善也皆由后稷肇之此詩兩稱肇祀言前此未有也

聞音曰嫄魚倫切祀養里切子奬禮切夙相即切育越逼切達徒對切害暇憩切林自與切林叶上下四句中之字各與末之字相叶但讀句至中之字少止單舉隘巷平林寒冰則之字自顯

去起居切訏虛慮切匐蒲北切嶷魚極切幪莫孔切嗪布孔切道徒厚切草此苟切茂莫口切苞補搬切好許候切秠孚鄙切畝滿罪切負薄猥切祀養里切揄夷周切蹂而由切叟所留切軷蒲昧切烈力制切時上紙切以令單結

聞事曰婦人初誕子最難俗謂之頭首既先生而又易亦表異也如讀作而古字多用此不必作形似之如羊子之達

闡字曰腓肥也音肥言字之而肥也覆擁也音阜言以翼異而擁也腓字覆翼倒用亦下語之法此詩兩節最大一后稷初生一國祀初肇兩節最作如何起辭問之其下布辭甚多問而發之則從容條暢此亦下語之法

闡用曰肇祀郊祭也而言郊祭甚略言社祭頗詳自浮浮已上郊祭也自載謀以下社祭也言載謀載惟者郊祭已畢

行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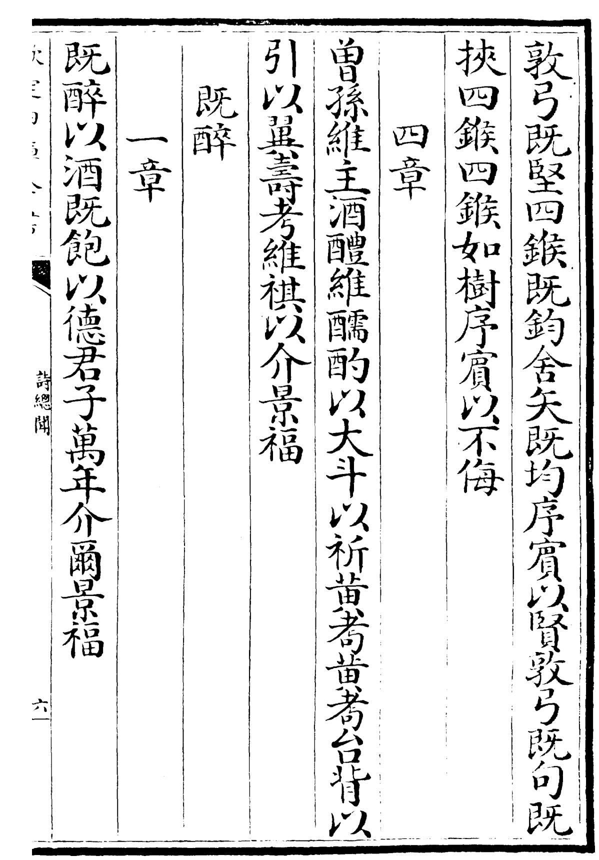
一章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

二章

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或獻或酢洗爵奠斝醓醢以薦或燔或炙嘉殽脾臄或歌或咢

三章



敦弓既堅四鍭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敦弓既句既挾四鍭四鍭如樹序賓以不侮

四章

曾孫維主酒醴維醽酌以大斗以祈黃耇黃耇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

既醉

一章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

此人臣之辭君子斥王者也古人醇質未拘萬年之文然歸君上爲多

二章

既醉以酒爾殽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

三章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俶公尸嘉告

公而爲尸者也此畢祀飲福也兩章皆言既者盡其禮竟其事也令終亦然故知是畢祀之時

四章

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此以下皆嘉告之辭一攝朋友先賔也二錫孝子次嫡嗣也三錫祚胙又次庶嗣也四及臣僕又次羣臣也五釐女士併及外孫子也又次外族也

五章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六章

其類維何室家之壼君子萬年永錫祚胤

七章

其胤維何天被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

八章

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釐臣以女者下嫁也

聞音曰福筆力切明謨郎切俶尺叔切告姑沃切

嘉居何切儀牛何切時上紙切子奬禮切壼苦

俊切士鉏里切

總聞曰以酒爲重以食爲輕人之常情又文勢如此則語健而意長若以德爲食韻既叶字亦整然古人措詞常若有更易參差葛覃薄汙我私薄澣我衣私不可以配衣采菽赤芾在股邪幅在下下不可以配股都人士帶則有餘髮則有旟餘不可以配旟鳧鷖爾酒既湑爾殽伊脯脯不足以配湑詩多如此亦非有意而然蓋承襲習慣所致也

鳧鷖

一章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

此必出都城至涇水游觀之間燕飲之際所見者也古禮凡飲必祭先凡祭必有尸涇水出幵頭入渭安定有臨涇及涇陽縣下章稱沙水旁曰沙稱渚水中小洲曰渚稱潨水外之高者曰潨稱亹山絶水曰亹皆謂涇也大率此詩以涇為主

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飲福祿來成

二章

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既多爾殽既嘉公尸燕飲福祿來爲

三章

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既湑爾殽伊脯公尸燕飲福祿來下

四章

鳧鷖在潨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祿攸降公尸燕飲福祿來崇

公尸之中又其最尊者也待最尊之尸異于以次之尸故稍别其辭不與前後相埒也

五章

鳧鷖在亹公尸來止熏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

所受之福祿皆今之福祿也顧自是以後勿難于錫

福言常如今也

闡音曰沙桑何切莎與娑並以沙得音宜牛何切

嘉居何切爲吾禾切下後五切降乎切切亹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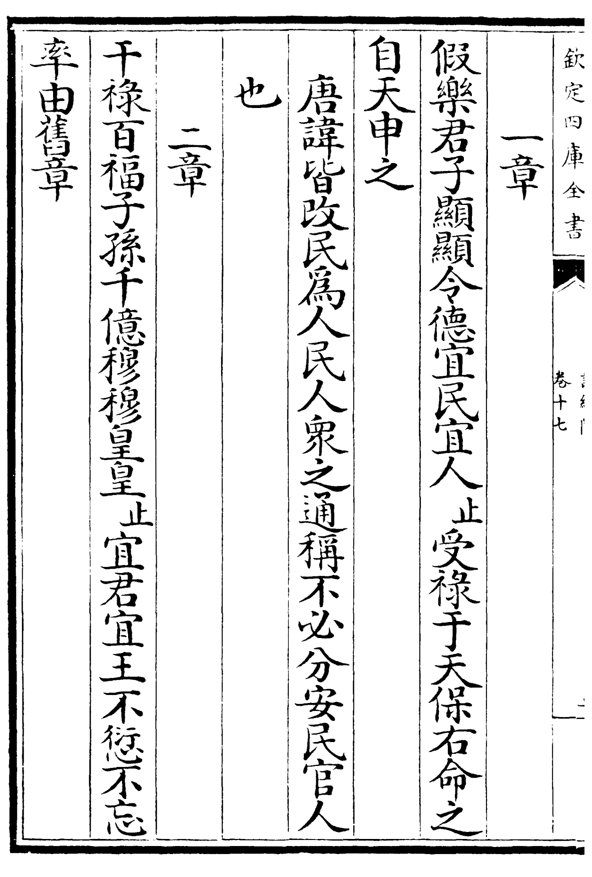
貧切艱居銀切

闡跡曰亹讀如浩亹之亹水流峽岸若門也浩亹

水出西塞至允吾入湟水至上邽入涇水

總聞曰有尸必有祝凡此稱酒殽及福祿者皆嘏辭也

假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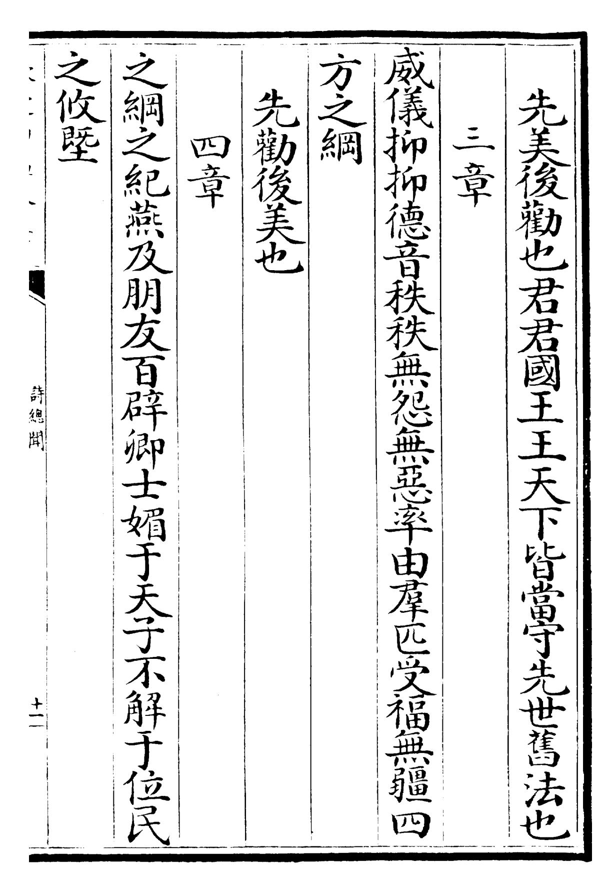
一章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止受祿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

唐諱皆改民爲人民人衆之通稱不必分安民官人也

二章

干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止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先美後勸也君君國王王天下皆當守先世舊法也

三章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受福無疆四方之綱

先勸後美也

四章

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塈

全美也君燕其臣臣媚其君固足爲樂君勤于君之位臣勤于臣之位然後民安于民之所然後爲樂也

聞音曰天鐵因切命彌并切福筆力切友羽軌切

聞訓曰令以媚爲諂昔以媚爲悅爲愛鄭氏愛也許氏說也詩兩稱媚于天子其他媚茲一人媚于庶人上下皆通爲美稱也

聞句曰前兩章各三句一叶後兩章四句一叶兩句一叶吳氏以爲或不用韻盖每二句爲一讀

所以不叶也故談詩不可拘定律

總聞曰此詩皆媚上之辭反覆尋之非茍爲媚者也

公劉

一章

篤公劉

公劉自邰遷豳而終能變舊漸至成邦者非厚何以致之此以下皆厚之迹也

匪居匪康迺埸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餱糧于槖于囊思

輯用光

行不敢居居不敢康居有積行有齎此所以相與輯而不散且有光也總言行居之大槩也

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

此整衆遷豳也

二章

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永嘆陟則在巘復降在原

此詩于京斯依于豳斯館例而推之胥恐是地名姑

臧有揹次孟氏音子如反疑此胥也

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

雖君民雜行而上下有辨者衣服有異也此亦示衆

不慢不媟之道也

三章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乃覯于京京師

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

此相都也京地名在上郡杜陽漆垣之間所謂京室者也百泉恐即百澗

四章

篤公劉于京斯依蹌蹌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

此言定居爲樂也依地名在酒泉

五章

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

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爲糧度其夕陽豳居允荒

此相地料民出軍也周制五人爲伍伍爲兩計二十五人四兩爲卒五卒爲旅計五百人五旅爲師五師爲軍計一萬二千五百人今計豳民以定卒伍至于三軍而始單則合豳之境盡豳之人共得三萬七千五百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則是三萬七千五百家也其餘爲羨不知其幾也

六章

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爲亂取厲取鍛止基迺理爰衆爰有夾其皇澗遡其過澗止旅迺密芮鞫之即

此賦工取具也皇澗過澗皆是澗名旅密芮鞫皆地名旅以字爲地名鞫以名爲地名與密芮俱在陰密芮城之間至今鐵器皆精唐邠州貢剪刀火筋之屬厲鍛之餘俗也

聞音曰行戶郎切蘩汾乾切歎他涓切巘魚軒切舟之遥切京居良切野上與切依於豈切單多

涓切有羽軌切

聞跡曰毛氏皇澗過澗皆澗名傍渭澗名甚多有神澗有百澗有長澗有夾澗夾澗恐是夾其皇澗酈氏渭水東而右合南山五溪水夾澗流注之恐是此澗有歷澗恐是遡其過澗合渭有長蛇水出數歷山山下有歷澗歷者過也恐是此澗又中牢水東會左陽水世謂之澗水西北出河桃谷世謂之返眼泉此地水勢逆上遡逆也

恐是此凋莫得其的

聞用曰舟古篆此丕形盖在腰之象也父舟觚周虞敦皆然

聞事曰相其陰陽南北也度其夕陽東西也此以日景所測者也周制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是時已有此制也

總聞曰觀七月人情如此則此時雖勞民所樂從事也

洞酌

一章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玆可以餴饎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言務爲省儉不爲繁侈也君子如此可以爲民父母君子恐斥公劉尋詩似是草創之時遠外之地而又在公劉之後氣象相肖也

二章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濯罍豈弟君子民之攸歸

三章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濯漑豈弟君子民之攸塈

聞音曰母滿罪切漑居氣切

聞事曰序以爲召康公戒成王凡三詩公劉則成

王涖政美公劉之厚于民而獻是詩卷阿則求

賢用吉士猶之可也此則言皇天親有德饗有

道尋詩蓋無見蓋見詩之所述者小故廣而言

之者大以附合其爲大雅也如既醉不見太平而言太平鳬鷖不見守成而言守成皆有意于附合今亦猶之可也而此則不可以不略辨或者如何爲德如何爲道德如何親道如何饗道德析爲兩位親饗别爲兩岐盖自先時與後世開拘儒曲士之門不知爲序者何人其遺害未易可言也

總聞曰毛氏鄭氏泂皆遠也集韻户茗切中有迥有泂

同音各訓迥遠也泂滄也㖦迥切中洞寒也胡瑩切中有迥無泂況永切中泂亦滄也酈經涓熒欽熒三切中一泂滄也一大泂地名一曰水貌一大泂地名泂一字單起尤佳當是左氏泂酌一字不成文故加酌字蓋引四詩三詩皆雙名一詩雖單名也細考用水貌爲長水貌即滄也寒也

卷阿

一章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

卷阿君子隱地也南風君子出時也卷阿之中南風之際草木茂盛風氣清美而隱居之君子來陳其所言也旣游且歌喜之辭也

二章

伴奐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矣

三章

爾土宇昄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

四章

爾受命長矣茀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

人君之願欲莫大于心神安且舒惟君子能使之滿其意繼世而長先公之遺民有功于君一也又莫大于土宇廣且明惟君子能使之滿其意在上而主合

國之羣神有功于君二也又莫大于壽命之永且安

惟君子能使之滿其意無時而不受上天之福有功

于君三也君子何負于君而不使之在位乃使之在

野今幸其肯來不可失也

五章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爲則

君子又可爲天下之則也

六章

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爲綱

君子又可爲天下之綱也

七章

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

子使媚于天子

君子又能使多士皆愛上也

八章

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傅于天止藹藹王多吉人維君

子命媚于庶人

君子又能使多士皆愛民也

九章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雝雝喈喈

鳳凰謂吉士也梧桐茂則鳳凰來君子進則多士集當是卷阿之君子士望所歸民情所附能表率者也

十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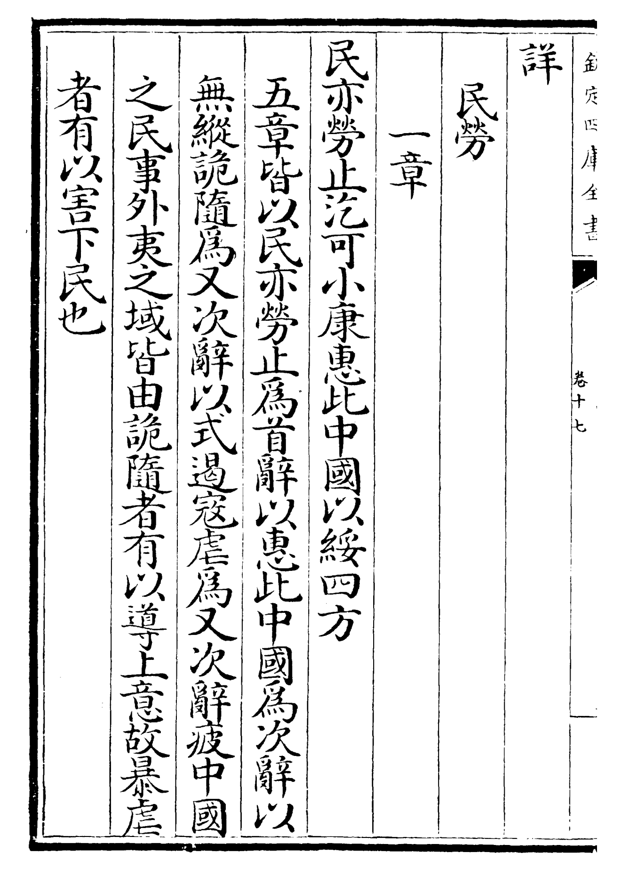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今則君子之車不患不庶且多君子之馬不患不閑且馳有一于此不欲多爲之辭但憑歌導意而已謂必當誠信相與久長不替也

聞音曰南尼心切厚狠口切主當口切卬五剛切

望無方切士鉏里切使爽士切天鐵因切命彌并切喈居奚切馳居何切

總聞曰孟子所謂太公居東海之濵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伯夷居北海之濵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此來游來歌者雖未必二老而人品相似氣象相似要當如二老者也尋詩他未可以當政使可當而出處進退之節不與游歌相倫太公固及見成王之朝而伯夷來歸之後卒以叩馬而終采薇如孟子之言後世之所取信則此詩當歸文王或述文王之事于成王之時以相諷勸容或有之所謂矢詩不多維以遂歌者也識者更



詳

民勞

一章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

五章皆以民亦勞止爲首辭以惠此中國爲次辭以無縱詭隨爲又次辭以式遏寇虐爲又次辭疲中國之民事外夷之域皆由詭隨者有以導上意故暴虐者有以害下民也

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柔遠能邇以定我王

二章

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為民逑無縱詭隨以謹惛怓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為王休

當是此詩民既勞王亦勞詭隨者亦勞故曰以定我王以為王休又曰無棄爾勞大率此徒本欲邀功生事而為固位擅權之謀其君亦欲好大喜功而為夸

古昡今之計至于有害而無利有虧而無成則君臣皆獘國家兩亡如晉末帝薛文遇是也

三章

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無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敬慎威儀以近有德

敬持己好近賢則王定王休可立致也

四章

民亦勞止汔可小愒惠此中國俾民憂泄無縱詭隨以

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戎雖小子而式弘大

戎雖小子言少年也而所圖甚大所謂智小而謀大力少而任重鮮不及者也責之辭也

五章

民亦勞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縱詭隨以謹繾綣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諫

王貴女之器故用女之謀至其敗事則雖欲貴女而不得言必至于誅戮勸之辭也我是以諫止王汝無

以我害汝而讒我也亦防小人爲後患也

聞音曰明謨郎切愍尼猶切國越逼切泄以世切

大特計切易以光大也與際叶中未大也與歲

叶未見大也與末叶光大也與外叶太玄亦然

吳氏以安爲於連切殘爲財先切如今音自可

叶諫九輦切荀氏左氏皆作簡古簡讀如蹇

總聞曰此小子即板之小子也是用大諫兩詩皆言之

民亦勞止亦下民卒癉之意患此中國亦曽莫惠我師

之意以謹繾綣亦無爲夸毗之意而式宏大亦憲憲泄
泄謔謔蹻蹻之意無俾正敗無俾正反亦勿以爲笑之
意大率相同甚多恐是其作同出一人所指亦爲一人
但此詩辭簡而肅板辭周而和也

板

一章

上帝板板

大率詩人之人情人事多託天爲辭板板猶鬱結而

不舒人情如此可見其病也

下民卒癉出話不然爲猶不遠

此必見民之病口爲美言而身爲淺謀者也

靡聖管管不實于亶猶之未遠是用大諫

非王如此自恣也以不誠爲誠所以發女之淺謀我不忍坐視而諫止也

二章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辭之輯矣民

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天乎人以爲勢方危而汝情悅人以爲勢方動而汝情舒汝纔發善言即可安疲民也曉之辭也

三章

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即爾謀聽我囂囂

此必所任之事不同而所聯之位則近我就女爲謀欲使女免禍而女反出多談言設辭相沮也責之辭也

我言維服勿以爲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我所言人莫不服而女獨發笑政使我不足採亦芻蕘之流先民豈肯棄也言發笑見輕也亦責之辭也

四章

天之方虐無然謔謔老夫灌灌小子蹻蹻

天乎王方任女而虐民汝不可以爲喜也我以老年故款以告女而汝以少年反躍以驕我也亦責之辭也

匪我言耄爾用憂謔多將熇熇不可救藥

非我年耄而言錯謬也女以憂為喜多則將熾盛雖我亦無由救藥言今尚可亦責之辭也

五章

天之方懠無為夸毗威儀卒迷善人載尸

天乎王方任女而反怒善言女不可更以柔相順也他日終至于迷則善人皆如尸而不復言及今未甚善人尚肯略言也亦責之辭也

民之方殿屎則莫我敢葵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

民如此受苦誰敢揆度其所以然者言不敢與此事也所以蔑資而莫肯惠衆者皆不敢與此而無與共謀者也亦責之辭也

六章

天之牖民如壎如箎如璋如圭如取如攜

天乎王之導民非難于如壎箎如圭璋取攜則立至言上欲定民患不舉意舉意即見效矣勸之辭也

攜無曰益牖民孔易民之多辟無自立辟

汝不可以攜壎篪圭璋爲徒重我手也欲牖民必變心王攜壎篪則可以誘民和攜圭璋則可以誘民莊必至于甚變也民既多邪而女自爲邪以邪濟邪此心不易此患未艾汝何不以此告王亦勸之辭也

七章

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

女勿謂有藩垣屏翰懷我德而不敢動又有同宗以爲固何患乎民言雖虐民而無害不自悛也亦勸之辭也

無俾城壞無獨斯畏

汝所恃如此不可使之壞苟壞則不獨女有所畏避也言同類皆蹈其患也亦勸之辭也

八章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

天乎王怒可畏女勿玩而勿恤王變可驚女勿恣而
不顧君恩不可恃少移則不保亦勸之辭也
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天乎王但未明苟明則與女所出所往者盡知之王
但未旦苟旦則與爾所游所肆者亦盡知之也無所
憚也亦勸之辭也末章以害勸及同類蓋同惡相濟
其人雖欲回而其類未必肯回故無獨斯畏之辭及
爾出王及爾游衍之辭皆善措意者也

闡音曰難泥沿切憲虗言切輯徂合切懌弋灼切
囂五刀切笑思邀切屎許伊切易夷益切辟匹
亦切翰胡干切懷胡罪切明謨郎切旦得絹切
衍怡戰切
闡事曰毛氏上帝稱王鄭氏天亦斥王也詩人措
辭不如此稱帝稱天皆呼之辭呼而發語陳事
也聖乃斥王也
總聞曰此老而練與少而儇者之辭也終始曲折勸之

無怒心無峻語至王則仍有美辭以聖言以明言以旦言斯人其愛君憂國者也

詩總聞卷十七

謹案卷十六第四頁前七行服蒲北切原本蒲訛

滿今改

第二十三頁前六行前旅師也原本訛前師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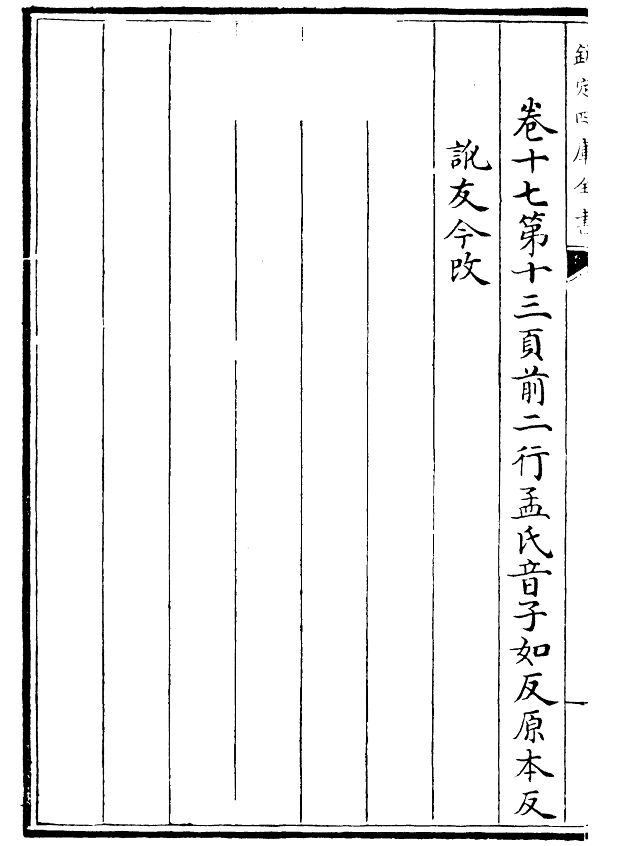
今改

第二十五頁前三行褱山川之神而祭之原本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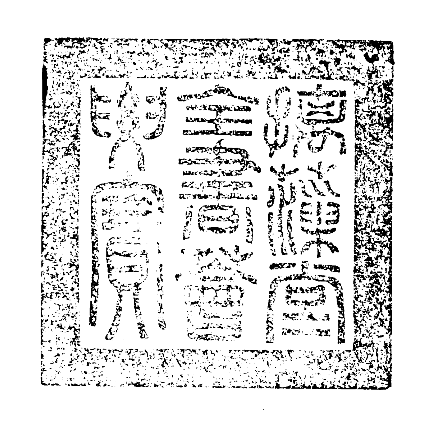
訛補今改

第二十九頁後一行謂召公畢公之流也原本謂

訛位今改



卷十七第十三頁前二行孟氏音子如反原本反訛友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查　瑩

校對官庶吉士臣朱　攸

謄録監生臣周學湝